



陪陌生人奔走在医院 亲历诊断书背后的心酸、疗愈和现实 诊的是病，陪的是心 杭州陪诊师的日与夜

本报记者 杨茜

20岁的江西姑娘籽籽，怎么也想不到2022年6月15日这天，她跟老板请了一天假，会在杭州一家医院陪一个陌生男人一天一夜。

这是她成为兼职陪诊师接到的第一单。

你能接受为你在医院排队、挂号、取药的人，是一个像籽籽这样的陌生人吗？

陪人看病，悄悄成了一门生意。小红书、抖音等网络平台上活跃着籽籽和她的同行，他们被称为陪诊师。实际业务却不限于陪诊，还有预约检查、取报告、开药拿药……听上去更像“全能跑腿”。

每一单生意的背后，都有一段不为人知的故事：

子女不在身边，7旬老人看病成难题；

35岁单身女子头晕下不了床，想有人陪又不想欠朋友人情；

18岁少女独自去手术，不敢告诉家人，决定一个人守住秘密……

这个行业看似很简单，却承担着高风险。由于行业刚起步，准入门槛不高，没有规范化，更没有监管，交易大多建立在双方信任的基础上，这样的基础在意外面前有时候脆弱不堪。

陪陌生人奔走在医院，亲历诊断书背后的心酸、疗愈和现实，标榜着“高收入”的这一行，真的能让人实现财富自由吗？

籽籽说，他们更看重行业的前景，随着社会老龄化、独居人士增多、异地就医需求加大等，陪诊会越来越被需要。

近日，钱江晚报·小时新闻记者走近了多位杭州陪诊师。

29岁客人要她陪着做手术

“在陌生城市做手术，再坚强的男人也会害怕”

籽籽是在姐姐的介绍下成为一名兼职陪诊师的。到接受记者采访这天，她入行不到一个月。

籽籽刚来杭找了一份舞蹈老师的工作。做兼职陪诊师，她是想把闲暇的时间利用起来赚钱。

到现在为止，籽籽做了六七单，主要是帮人取药、拿报告。

29岁的河南人小陆，是籽籽陪诊的第一位客人。

他通过小红书联系上了籽籽的姐姐，姐姐给籽籽派了活。

小陆因工作临时来杭，身体不适，不想一个人去医院，想找陪诊师。

他要做一个支气管镜检查。籽籽想，支气管镜检查用不了几个小时就完事，这一单应该比较轻松。

没想到，小陆临时要再做肺结节切除手术，全麻。

这是意料之外的，他需要有人陪护过夜。

小陆有些歉意，迫于现实，又不能让小籽籽离开。

那一夜，籽籽在病房里没有睡好，她和小陆聊了聊。

小陆爱人在国外，生场小病，本不是天大的事，但他说：“在一个陌生的城市里独自做手术，再坚强的男人也会有点害怕。有个人陪着，感觉就不那么孤单了。”

那一刻，陌生的籽籽成了病中的他在这个陌生城市的安慰。

这一单，籽籽收获了1200元。

籽籽不擅长表达，陪诊过程中她更多的是在倾听。

生病的人都是脆弱的，需要陪诊师的又多有无奈的理由，“我担心自己的哪句话或者哪个词会戳痛对方。”

18岁女孩做完手术和男友分手

“这件事不告诉家里人，陪诊师你知道就好”

27岁的小邓，是籽籽的姐姐，也是介绍她入行的“派单人”。

小邓来杭州四年，从事生物医药行业，今年五一开始做兼职陪诊师。两个月，她的短视频平台已积累粉丝超过1500人。

她做过医药代表，对医院、医生有一定了解，也研究过短视频平台的引流方式，做了一些功课，获得了部分流量支持。

至今接了十多单陪诊业务的小邓，每次陪诊结束，都会心情不好。

“和一个陌生人有了短暂的交集，我在那个时段参与对方的生活里，会有代入感，觉得每个人都不容易。”

印象最深的一个单子，来自一个18岁的姑娘。

“她要我陪她做手术。”小邓说，姑娘年纪很小，可对这件事的态度坚决又淡定。

那是小邓第一次等候在手术室外，人不多，有男有

女，有人低头无语，有人打着游戏，偶尔手术室里传来声嘶力竭的哭声。

“有中途后悔的女孩子。但是我的这个客人，非常坚定。她说，这件事不会告诉家里人，做完手术，她就和男朋友分手。”

小邓替女孩惋惜，可是她也没有多劝。

不能多问，是陪诊师的一个职业规则。

这件事，让她难过了蛮久。不过后来，小邓和那个女孩成了朋友。

“我会在微信上问她的近况，她找了一份工作，生活也开始走向正轨。她说，我是她在杭州交到的第一个女性朋友。”小邓说，做陪诊师，在获取报酬之外，这些可能也是意外收获。

有本职工作的小邓很难权衡兼职和本职的关系。“我也是试试水，打个前锋，为妈妈试试看能否开拓一个新事业。”

子女在外地，七旬老人看病寸步难行

“找陪诊师陪老人的很多，陪孩子的很少”

在杭州的陪诊师中，35岁的旷旷算是前辈，尽管她入行只有1年。

从事过十多年医疗销售相关行业，对于医院乃至医疗行业，旷旷有着较高的熟悉度和专业度。她接过的单不多，但每种类型都接触过，这让她看到了陪诊背后的一些现实问题。

年过七旬的老夫妻在杭州，子女一个在宁波，一个在江苏，只有节假日才回来。老爷子流鼻血好几天了，不敢一个人去医院。

“因为不会智能操作，对就医流程不熟悉，老人毛病拖了好几天。子女知道后，在网上联系了我，让我陪一下。”

旷旷当时去家里接的老人，陪着他到医院挂号、检查，一切都挺顺利。

那一刻，她有一种自己就是老人女儿的感觉。

老人经检查没有大碍，回家的时候也挺开心。

旷旷却思考了挺久。

“为了生计，中年人永远在忙碌，又希望家中的一老一小‘两全其美’，能尽孝尽责。一旦两者冲突，老人

多数是易被忽略的一方。他们找陪诊师陪老人，但很少会找陪诊师陪孩子。”

35岁的单身小姐姐，头晕到站不起来。

旷旷扶着小姐姐下车，陪诊了三小时。

旷旷问她：“为什么不找朋友陪？”小姐姐说得挺实在：“不想欠人情。总不能让朋友陪我看病就完事儿吧，总要请吃顿饭吧，七七八八算起来，还不如花钱找陪诊师干脆。”

那一刻，旷旷想到了网上

说的“十级孤独”，“最后一级是‘一个人去做手术’，有多少人能对此云淡风轻？单身在杭州闯荡，生病时真的会很无助。”

（应受访者要求，本文涉及的陪诊师全为化名）



陪诊师这次陪的是白发老人